


# 龙山雄魂

龙山雄魂  
LONGSHAN XIONGHUN

房义荣 ■ 著

国土沦丧，家园成废墟，亲人惨遭蹂躏，  
“怒龙”，如旋风、如霹雳从天而降……

 中国言实出版社



# 英雄儿女

房义荣■著

国土沦丧，家园成废墟，亲人惨遭蹂躏，  
“怒龙”，如旋风、如霹雳从天而降……



中国言实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山雄魂 / 房义荣著. —北京 :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 - 7 - 5171 - 0752 - 1

I. ①龙… II. ①房…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0841 号

责任编辑: 罗 英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ysfazhan@163.com](http://www.ysfazhan@163.com)

E-mail: [yanshicbs@126.com](mailto:yanshicbs@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2.25 印张

字 数 329 千字

定 价 42.00 元

## 目 录

楔 子	.....	1
第 一 回	四更夜蒙面人血洗龙山寺 乱刀中老禅师死里逃生路	3
第 二 回	坠山谷身悬空中危在旦夕 攀悬崖不顾安危智勇救险	11
第 三 回	仗势称霸王欺学生侮师尊 泄怒气挥拳头怒惩恶少爷	19
第 四 回	遇横祸丈夫惨死横尸山野 遭毒手妻子被掳身陷魔掌	33
第 五 回	苦难女遭蹂躏泪血洒柴屋 小和尚生善心救人出苦海	41
第 六 回	困境中挺直胸膛肩压重担 山洞里巧遇奇书心迷武功	46
第 七 回	美艳女施淫计毒杀武魔头 猛壮士夺血路誓死护秘笈	53
第 八 回	古寺庙中遇见难解怪异事 半山坑里惊现无头和尚尸	61
第 九 回	强少年困境下艰难迈步履 义馆主寒冷中无私送温暖	67



第十回	破解谜团反复琢磨良计策 查找真相冒险独闯龙山寺	75
第十一回	又遭风雨雪上加霜葬祖父 再遇热心慷慨相助解愁苦	87
第十二回	进武馆做苦力挣钱还巨债 干杂活偶作画意外露才气	98
第十三回	美少女芳心倾慕英俊少年 武馆主慧眼赏识不凡良才	109
第十四回	孤独派新掌门寻仇施绝功 龙武馆小伙计神勇破敌技	119
第十五回	龙爪崖木屋祭拜武林前辈 讲武堂香前跪接神奇宝刀	130
第十六回	两少女失踪影山村添新悲 小道清透秘密惊闻大阴谋	138
第十七回	精心安排奋不顾身救女孩 周密计划满腔怒火斩恶魔	150
第十八回	离龙山万分忧虑悄回家乡 踏故土夜半三更掉进虎口	161
第十九回	日冠铁蹄踏龙山百姓遭殃 猛兽枪炮袭武馆师徒丧生	168
第二十回	恶父贪权求荣推女人虎口 怒龙孤胆救人挥刀断魔头	182
第二十一回	老树下疯妻咒夫跪拜龙山 虎啸峰独雄机智勇战群敌	191
第二十二回	恶鬼子残害乡亲血流村庄 神勇士飞身杀敌威震龙山	202
第二十三回	新开药铺悬壶济世助乡亲 猛飞竹筷怒杀淫威鬼子兵	211

第二十四回	两怒龙大闹朱家院杀仇敌 昔恶少醒悟前非誓走新路	222
第二十五回	护矿藏十和尚身躯飞天空 救劳工怒龙队深夜炸矿场	234
第二十六回	洪队长寻英雄暗访金龙山 朱志豪毒鬼子失手遇险境	250
第二十七回	遭围攻仇大姑侠义出山寨 突重围母子兄妹惊喜相逢	262
第二十八回	明月下深情相拥共诉心声 粮油店惊见母亲泪湿衣裳	274
第二十九回	秘室里共商大事细定良计 断龙谷奇袭小鬼子辎重队	288
第三十回	庆生日两情交融沐浴爱河 炸矿场响声如雷火光冲天	295
第三十一回	紧急行动冒险解救众姐妹 激烈战斗突重围小龙被捕	303
第三十二回	不堪酷刑小龙低头泄秘密 紧急关头少雄舍己护乡亲	310
第三十三回	受酷刑皮开肉绽誓不低头 穿锁骨筋骨断裂宁死不屈	317
第三十四回	吴雪梅闯敌阵血淌老树下 姚玉秀炸仇敌舍命马路边	323
第三十五回	救英雄遭伏击败退祥和镇 夜难眠心纠结苦思救人计	331
第三十六回	求佛祖发慈悲众僧念佛经 救少雄炸碉堡全歼鬼子兵	339
尾 声		348

## 楔 子

一九二七年夏天，辽宁省龙山地区虽然天气格外闷热，而且变化无常，刚刚还是阳光朗朗的天空突然间乌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不一会大雨戛然而止太阳又探出头来，黄澄澄的大地很无奈地一忽儿遭受毒辣辣的阳光烘烤，一忽儿又被倾盆大雨冲刷。但在龙山人看来，这不过是夏季天气变化多端的特点而已，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一点也不感到异常，也一点也不觉得和往年的夏天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之处。天，还是过去的天，地，依然是往日的地，日子也今日复昨日一天接着一天平静地过下去，人们谁也不会想到，一个将给这片土地带来惨无人道大劫难的阴谋就在这个夏天炮造而出。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内阁在东京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七月二十五日，日本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日本天皇呈奏了一份题为《帝国对满蒙积极之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仅仅过了八个月，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就如饥饿到了极点的豺狼，迫不及待地对早已垂涎三尺的一块巨大的肥肉露出了残暴的凶光，伸出了罪恶的魔爪。

一九二八年三月，当一阵轻柔的春风吹过之后，金龙山象一个沉睡的巨人，慢慢地苏醒了。覆盖着整个山体的冰雪融化成了一股股涓涓细流，



从山上奔流而下，倦缩在满山遍野的小草慢慢地扬起头来，伸开了一片片嫩嫩的、青青的、细细的叶尖，披了一冬白雪的树木随风摇曳着身躯，抖掉了浑身的积雪，树枝上冒出了一个个绿绿的嫩芽苞。金龙山，位于辽宁中部，距奉天城约五十公里，自东北向西南逶迤绵延十几公里，像一条昂首东方的巨龙，俯伏在龙山县区域内，主峰海拔两千余米，是周边不多见的高山。从外貌看，金龙山是一座巍峨壮观的大山，它能在不同的季节展示出不同的迷人美景，也是一道巨大的自然屏障，使整个龙山地区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从内涵来看，金龙山蕴藏着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山林中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生长着珍贵的中药材和野生菌类数十种。从地理位置和交通状况看，金龙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地壳运动的原因，也无法考证是什么时候，金龙山的中部裂开了一个巨大的口子，形成了一个数丈宽的峡谷，将金龙山拦腰切分为两段，人们称这峡谷叫断龙谷。在断龙谷中间，横穿着一条公路，这条公路是连接东北三省的重要交通要道。在金龙山主峰半山腰的密林之中，有一座建于明代弘治十四年间的龙山寺。寺内有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诵经堂等大殿。大殿建筑规模雄伟，工艺精湛。大殿内供奉有释迦牟尼佛、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普贤菩萨、大肚笑佛以及十八罗汉等雕像。雕像造型浑朴端庄，栩栩如生。诵经大殿内可容纳五百人同时拜佛念经，殿外前后广场可容纳上千人听经讲法。龙山寺既是龙山一带民众从事各种佛事活动的核心和礼佛、拜佛、参禅打坐、静修的理想道场，也是龙山一带百姓祈福纳祥、消灾解厄、祈求平安、教忠教孝之处。



# 第一回 四更夜蒙面人血洗龙山寺 乱刀中老禅师死里逃生路

这是一个万籁俱寂之夜，尽管已过春分时节，但龙山地区的夜晚仍象冬天一样寒冷，缕缕白雾如一片片飘渺的轻纱，在山林中漂浮着，半轮月儿挂在天空，给金龙山撒下了一层淡淡的、冷冷的清辉。

“啪！啪！啪！”凌晨四点过，龙山寺的夜巡僧敲了三下木板，接着，四个煮饭僧起了炕，他们打着呵欠伸着懒腰走进了伙房，很快，袅袅炊烟便在寺庙的上空升起。

“啪！啪！啪！啪！”约摸过了一个小时，夜巡僧又敲了四下木板，寺里的和尚便全部起了炕，洗漱完毕后排成一条长队走进了诵经堂，这是寺庙每天必须进行的上早课。此时，诵经堂里蜡台上两支擗面杖一般大的蜡烛在熊熊地燃烧着，香炉里三柱足有拇指粗的香冒着浓浓的青烟，住持净云禅师已双掌合一地立在大门左边的香炉前，六十个和尚排成四排站立在大门的右边。待和尚们站立好，站在佛像前的维那先是一挥木槌“咚”地一声敲响了玉磬，然后起音率领大家唱诵起《楞严咒》经来。

就在和尚们双掌合一眯缝着眼睛全神贯注的诵着佛经时，一群黑影突然窜到龙山寺大门外。在朦胧的月色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十二个身穿黑衣服脸蒙黑纱巾只现着一双眼睛的彪形大汉，他们手里持着长刀，眼里射着令人恐怖的凶光。只见他们“嗖”的一声同时一跃身子，轻轻地飞到了高高的围墙上，然后又“唰”的一下一齐跳下墙来，轻快地来到伙房门



前，其中一人慢慢地把头伸到半掩着的房门口将目光投进了屋内，然后抬起左手伸出四根手指轻轻点了一下，四个蒙面人立即如恶狼一般扑进伙房挥刀便砍，可怜四个正在忙碌的煮饭僧还没回过神来就鲜血喷射命赴黄泉。紧接着，这伙人轻轻地顺着诵经的声音快速地闪到诵经堂门口，只稍停了片刻，便一瞬间“呼呼呼”地冲进诵经堂，将诵经的和尚围在中间，手上的长刀在烛光下寒光闪闪。突然冲进来一群手持长刀的蒙面人令僧众惊恐不已，一下子都被吓得鼓大了眼睛停住了诵经，脸上呈现出恐惧万分的表情。净云禅师一看这伙人来势凶猛，动作敏捷，知道这是一伙非一般功夫的武林高手，而且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他迅速将双手伸进香炉一手抓出一大把香灰用力“呼”地一下撒向两只蜡烛将火扑灭，同时大声叫道：“弟子们，快跑啊！”可是，手无寸铁柔心弱骨的和尚们哪里能逃出魔掌。就在蜡烛熄灭的同时，只听得蒙面人中有人在“叽里呱啦”吼叫着，紧接着长刀就在和尚们中间乱砍起来，诵经堂里顿时惨叫声震耳血腥味扑鼻。净云禅师右手先被砍了一刀，接着左腿又被砍了两刀。突然，蒙面人中又有人在“叽里呱啦”吼叫着，长刀便立即停住了砍杀。这时候，净云禅师听见了划火柴的声音，他于是明白了，这伙人在黑暗中担心砍着自己人，便叫停下来把火点上再砍。在极度的疼痛之中，也趁这伙人停手的这一刹那间，净云禅师爬到佛像前将手按了一下佛像的左脚背，佛像立即往右边一转，脚底下出现一个洞口，他用力滚进了洞里，又拍了一下洞口左边一块凸起的石头，那佛像又立即转回到原来的地方将洞口严严实实地遮掩住。原来，为防备外来侵略和可能出现的突发性紧急、危难情况，龙山寺在建寺时就秘密开通了一条地下直通山里的暗道，在每个大殿和住持正堂都设有暗道口机关。暗道的秘密和暗道口具体在什么位置只有寺庙住持知道，因为这是从龙山寺的第一任住持传下来的规矩，上一任住持只告诉下一任住持。

净云禅师仰躺在暗道里，此刻，他的手和腿在剧烈的疼痛，他的心更象刀绞一般难受。他想，上面的弟子们怕是已经全都成了肉浆，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万分悲痛地说道：“众位弟子，恕老僧无力救你们！”他用后脑勺碰着地面哭诉着：“佛祖呀，请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龙山寺

是行善积德的地方，从未和人结过仇怨，怎么会遭受如此悲惨的劫难啊！”他又静下心来思考道：看样子，这伙恶魔很了解龙山寺的规律，知道这时候全体和尚都聚集在诵经堂，他们是要将龙山寺的和尚斩尽杀绝。可是，他们血洗龙山寺的目的是什么呢？一股强烈的怒火在心里升起，他一咬牙说道：“这帮畜生，我要查清你们是什么人，弄清楚你们的目的，弟子们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一定要让你们偿还血债！”他慢慢的坐了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用左手撕下一块僧衣布，把右手的伤口紧紧的包扎好，接着又撕下一块僧衣布将在流着血的左腿包扎好，然后俯下身子忍着疼痛慢慢地往暗道出口爬去。

净云禅师在暗道里一点一点艰难地向前爬着。两个多小时后，他感到浑身麻木僵硬，手脚也不听使唤了，便无力地把脸伏在了地上。他在心里问道：难道，我就这样死在这里了吗？眼前突然闪现出诵经堂恶魔砍杀弟子们的场面，他浑身一震，狠劲地咬着牙抬起头在心里说道：“不！我不能就这样死去，我要爬出去！一定要爬出去！”他用尽全身力气，又一点一点艰难地往暗道出口爬去。

也不知爬了多久，当净云禅师终于爬出了位于半山腰悬崖旁被草树遮掩得严严实实的暗道出口时，已经是血泥裹满了全身，看不清面容是什么模样了。此时，天已大亮，刚升起的太阳那金红色的光辉撒满了整个金龙山，净云禅师感到浑身没有了一丝力气，昏瘫在了杂草丛中。

就在这时，一个手拿小锄头肩背竹背篓的中年男人来到了这里，他就是住在金龙山下祥和镇广福村闻名于龙山地区的采药王杨明理，此时正采药路过这里。突然看见前面俯卧在地上满身是血泥的净云禅师，杨明理不禁大吃了一惊，慌忙扔下锄头走过去蹲下身轻轻将他翻过身一边掐着他人中一边大声地叫道：“师傅！师傅！”净云禅师慢慢地睁开了眼睛。杨明理急切地问道：“师傅，你怎么啦？”净云禅师蠕动着嘴唇，有气无力断断续续艰难地说道：“我……我是……龙山寺的住持净云……我……受了伤……”杨明理看见净云禅师包扎着的右手和左腿上在往外流着血，急忙起身在山林里采起草药来。很快，他手捧着草药回到净云禅师身边，双手用力揉搓草药，直到草药被揉搓出汁水。他慢慢的解开净云禅师左腿上已



被血水染红的布条，小心翼翼地查看着伤口，不禁皱起眉头叹了口气摇了摇头说道：“唉，下手太狠，伤得不轻啊！”他用了些草药敷在净云禅师腿上的伤口上，又从衣服上撕下了一块布条包扎好。接着又慢慢的解开净云禅师右手上的布条，将剩下的草药敷在伤口上，同样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条包扎好伤口。他一边包扎一边问着净云禅师：“师傅，究竟是怎么回事呀？你是怎样受的伤？是谁对你下的毒手？”净云禅师双眼里布满了悲哀，脸上露出无比痛苦的表情，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只无力地摇了摇头难过地闭上了眼睛。杨明理感觉净云禅师内心里似乎有难言之隐，便不再问什么，他放下背篓将净云禅师扶起来并背在背上小跑着下了山。

杨明理背着净云禅师跑到家门口，正在打扫着屋子的妻子何月蓉一见他背着个满身是血泥的和尚，惊慌地走出门来问道：“你背着的是谁呀？他怎么啦？”杨明理急促地说道：“他是龙山寺的住持净云师傅，受了重伤，我要送他到龙威武馆去治疗，你赶快到马圈把马给我牵出来。”说完快步走进里屋，从炕头上扯下他冬天用的桃红色羊毛围巾，将净云禅师牢牢实地拴缚在背上，然后又急步走出门，正好何月蓉牵着马走了过来，他便接过缰绳翻身跨上马背就要走，何月蓉却在他背后叫了一声：“你等一下。”说着快步进屋拿了件灰色衣服走到杨明理面前说道：“你看你背上全是血迹，把这件衣服带上，到武馆后就把外衣换下来。”说完将衣服放进搭在马背上的布袋里。杨明理“驾”地一声吆喝，骑着马走过小道，疾驰在了通往龙山县城的马路上。

“施主，你……你……”净云禅师用微弱的声音问着杨明理，“这是……去哪呀？”

“你的伤势太重，伤口很深，骨头都裂开了，又失血过多，这样和镇康福堂的尹大夫看个头痛脑热的病还可以，要治你这么重的伤可不行，龙山县东郊有个龙威武馆，馆主姓吴，他不但武功高深，医治踢打损伤的医术也很精湛，我要把你送到他那里去治疗。”杨明理扭过头说道。

“哦……吴馆主……我和他……素不相识啊，他会给我治疗吗？”净云禅师有些担心地问道。

“你放心吧，我经常给他送草药供他配制药丸，和他算是老交道了，

再加上他是个乐于助人的热心人，一定会精心给你治伤的。”杨明理说道。

“阿弥……陀佛……”净云禅师念道。

“驾！”杨明理扬鞭一抽马尾，大白马飞奔起来，身后扬起一股尘烟。

杨明理一进龙威武馆，吴馆主立即叫两名弟子帮忙将净云禅师从杨明理背上放下来并抬进治疗室手术台上。吴馆主走进治疗室快速地洗了洗手一挽衣袖，把净云禅师身上缠绕着杨明理的围巾顺手挂在墙壁上的塑料钩上，便开始给净云禅师检查伤情、清创消毒、治伤敷药忙乎起来。

杨明理把外衣换了后在客厅里坐立不安焦急地等待着。一个头发盘在脑后勺、身穿粉色斜襟缎面小袄外披一条藏青色披肩气质高雅的中年女人端着杯茶走进了屋，她站在杨明理面前微笑着说道：“杨大哥，请喝茶。”她就是吴馆主的妻子白玉芳。对于白玉芳，杨明理一直很尊重和佩服她。白玉芳在龙山地区很有名气。这名气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她是三十多年前为保护众乡亲的生命财产只身斗群匪而血洒村庄名扬龙山的义侠、绰号“无影双剑神”的白云峰的女儿；其二，她是大名鼎鼎的龙威武馆馆主夫人；其三，她有着美貌的外表、端庄高雅的气质和文武双全的本领以及侠义心肠。在龙山地区，只要一提起白玉芳的名字，人们眼前就会出现一个美貌的女豪杰。此时，杨明理一见白玉芳端茶过来，心里不免有些拘谨，急忙接过茶杯很客气地说道：“嫂子，真是不好意思，给你和吴馆主添麻烦了！”白玉芳很随和地一笑说道：“这有什么麻烦的，本来就是干这一行的，无非就是动动手用点力而已。”说完转身出了门。

当净云禅师身上所有的伤口治疗完毕并包扎好后，时间已过了两个多小时。

吴馆主从治疗室走了出来，他额上满是汗珠，白玉芳赶忙端来一盆热水放在他面前。吴馆主洗完脸手后，端着茶杯走进了客厅。

“吴馆主，净云禅师的伤势严重吗？”杨明理急忙迎上去问道。

“快坐，坐下来。”吴馆主招呼着杨明理坐在了茶几旁，他喝了口茶说道：“伤势很严重，手和腿都伤到了骨头，而且失血过多。”吴馆主已年过四十，生着两道粗黑的剑眉，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炯炯有神，深沉的脸上流露出一种阳刚气十足男人的刚毅。他个头虽不高大，约一米七左



右，但看得出来，他的头脑反映异常敏捷，身板很健壮，一双大手显得十分有力，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习武之人特有的气质。

“那，会不会危及他的生命？”杨明理担心地问道。

“所幸的是，他的伤都不在要害的地方，再加上你送来得很及时，因此，不会危及到生命，只是至少要躺两三个月时间。”吴馆主说道。

“那就好，那就好！”杨明理点着头说道。

“我一直在纳闷，净云禅师看样子也有六十多岁了，是一个德高望重的高僧，怎么会遭到这么残忍的毒手。”吴馆主摇着头叹道，又问杨明理，“杨大哥，你知道净云禅师是怎样受的伤吗？”

“我不知道。”杨明理一摇头说道，“我在山上采药时，看见他受了伤浑身是血昏倒在地上，便简单的处理了一下伤口就送他在你这里来了。我问过他是谁对他下的毒手，可他摇着头没有告诉我。我也一直在想，一个行善积德的寺庙住持，他会和什么人有着深仇大恨？会有什么人向他下毒手呢？唉，这世道，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世道怎么了应该是眼里看得清清楚楚心里明明白白，那就是天下大乱了！”吴馆主有些忿然地说道，“你看从上到下，这官府整天都在干些什么事？国民党围剿共产党，各地大军阀都在抢占地盘战火不断，今天奉系打直系，明天皖系打滇系，让老百姓遭殃受罪，还到处是土匪盘踞山头占山为王祸害百姓，什么法制，什么治安，有谁过问？老百姓的死活有谁关心？如果再这样下去，这天下还不知道会乱成什么样子，还会发生多少意想不到的大劫难！”

“是呀，当今这世道，老百姓的日子实在是太难熬了。”杨明理一点头说道。

“算了算了，不说这些烦心的事，说也没用，越说心里越不痛快。”吴馆主摆了摆手说道。他起身提起水壶，一边往茶杯里续水一边说道，“杨大哥，净云禅师在我这里养伤，我会尽全力治疗，一定将他治好，你就放心吧。”

“我绝对放心。”杨明理喝了口茶说道，“只是，给你添麻烦了。”

“杨大哥，你太客气了。”吴馆主坐下来笑着说道，“什么给我添麻烦

了，这净云禅师也不是你什么亲人吧，那你为什么要救他呢？人啊，救人于危难之中，本就是应该做的事，你说对吧？”

“吴馆主，你说得对，一直以来，我都佩服你的武艺高强和品德高尚。”杨明理很佩服地说道。

“杨大哥，你太高看我了，我只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习武之人。”吴馆主谦虚地说道。

“我说的都是实话。”杨明理说，“我因为佩服你，心里才有个愿望，想求吴馆主成全。”

“杨大哥，你不用客气，有什么事请尽管吩咐，小弟我一定尽力而为。”吴馆主笑了，他拍了拍杨明理的肩膀说道。

“我有个儿子，今年已经十七岁了，正在镇上的学堂读中学，这孩子身子骨长得很结实，平常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溜马登山，极爱运动，应该是副练武的好身板，因此，我想叫他拜你为师，一来呢，这世道不太平，学些武功好防身，二来也从你身上学些做人的好品德。”杨明理说道。

“是这么一件事呀，杨大哥，你能看重我这点功夫也算是我的荣幸，我答应你。”吴馆主十分爽快地答应道，“杨大哥教子有方，你儿子的素质一定很优秀，如果来我龙威武馆，相信他通过努力，定会成为出类拔萃的弟子。”

“那，我先代小儿谢过吴馆主！”杨明理双手拱拳谢道，又说，“小儿说不上优秀，只是脑子聪慧，自幼跟着他爷爷读书，知书识礼，对书画也略知一二，相信再经吴馆主精心调教，会更明事理。”

“嗨，杨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虽还未见他的面，心里却已经喜欢上了他几分，你就抽空领着他来吧。”吴馆主说道。

“好啊，选个好日子，我领着他来磕头拜师。”杨明理高兴地说道。

这时候，一股饭菜的香味飘进了鼻孔，杨明理这才意识到已经快晌午了，于是起身说道：“吴馆主，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家了。”

“这都晌午了，吃了午饭再走，咱哥俩好好喝几盅。”吴馆主起身挽留道。

“算了吧，改天好不好？”杨明理笑着推辞道，并一迈步子就要出门。

“不用改天，今天最好。”吴馆主拉着杨明理的手重新回到座位上。



“杨大哥，你不用客气，都晌午了，吃了饭再走吧。”白玉芳走了过来，微笑着说道，她又对吴馆主说，“崇德，饭菜已经好了，就请杨大哥去饭堂吧。”

于是，杨明理坐在饭桌旁和吴馆主一边交谈一边畅饮起来。

在饭桌上，吴馆主和杨明理越谈越投机，因此酒就一杯接着一杯往肚里喝，直到两人都面红耳赤，这顿午饭才结束。杨明理向吴馆主夫妇道谢告辞后，带着几分醉意离开武馆骑着大白马踏上了回家的马路。

杨明理走到进家门口的小道上，看见妻子何月蓉正在门口的坝子里翻晒草药，便立即下马将马栓在坝子右边的松树上朝何月蓉走了过去。

“就你一个人在家？”走到何月蓉面前，杨明理笑吟吟地问道。

“你呀，不知道喝了多少酒，脑袋晕得连现在是什么时候都搞不清楚了。”何月蓉直起身来，一看杨明理满脸通红醉醺醺的样子，斜了他一眼，笑着说道，“少雄和他爷爷早就去了学堂。”

“嘿嘿”，杨明理拍了两下脑袋一笑说道：“你别说，我这脑袋瓜子还真有些晕乎乎的。”

“就不能少喝点呀，肯定是人家一劝，你就喝。”何月蓉用手轻轻拂了拂杨明理衣领上的灰尘说道。

“你不知道，龙威武馆吴馆主是个重情重义很豪爽的人，和他在一起，不用劝也会多喝几杯。”杨明理说道。

“那快去躺会吧，等会我把马牵进圈去。”何月蓉说道。

“放心，我没醉，我哪有时间去躺呀，我今天下午得把这些药材分好类打成包装进大袋子，明天正好是礼拜天，少雄不上课，叫他交到县中药材公司去。”杨明理摆了摆手说道。

“叫少雄去，你怎么不去？”何月蓉不解地盯着杨明理问道。

“明天我有事。你知道东岗镇那个送我《中草药大全书》的老中医余先生吧，明天他七十大寿，我得去庆贺庆贺。”杨明理解释道，说完便挽起衣袖蹲下身干起活来。

“嗯，应该去，那我进屋去拿麻袋，也给你沏壶茶来。”何月蓉一点头说道，她扔下手里的草药，转身往屋里走去。



## 第二回 坠山谷身悬空中危在旦夕 攀悬崖不顾安危智勇救险

礼拜天，祥和镇广福村杨源清老先生不到学堂讲课，吃过早饭后便穿上深灰色的长衫走出院门，抬头一望，只见金龙山上，一棵棵松柏挺立在山头，就像翠玉雕成的一座座宝塔。再看山坡上、山脚下，那枫林、杨树、银杏树、槐树……整个嫩绿连成一片，晨光中折射出夺目的青光。神奇的大自然把金龙山点染得如碧绿一色、连绵起伏的海洋，让人着迷若醉，不禁在心里感叹道：“这春天的金龙山真美啊！”这美的景色使他画兴大发，立即回家搬出画架铺上纸戴上老光眼镜对着金龙山动情地描绘起来。杨源清已年过六十，很爱整洁，每天将花白的头发梳理得溜光，胡须剃得干干净净，长衫穿得整整齐齐，再配戴上一副老光眼镜，给人一种精神爽朗、学问高深的感觉。他原来是教私塾的先生，民国后镇公所办了学堂，他便被请到了学堂教书。杨源清对绘画和书法很有研究，只要有空闲时间，就会作作画写写字，祥和镇凡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杨老先生。突然，一阵“啪、啪、啪”急促的脚步声传进耳朵，他一抬头，看见就在他右边约十米远的那条通往金龙山的小道上，有五个人在朝着金龙山拼命地奔跑着。定睛一看，跑在前面的是前院的邻居张平富，他肩上扛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中间的是张平富的妻子王顺珍，她的肩上挎着一圈粗绳子，后面的是也肩上挎着一圈粗绳子的邻居李长福和他那对长得眉清目秀的双胞胎儿子大双李勇和小双李强。